



克莱斯特著

# 马贩子米赫尔·戈哈斯

馬販子米赫尔·戈哈斯

上海文艺出版社

Heinrich von Kleist  
Michael Kohlhaas  
根据 Verlag Ernst Wunderlich 1950 年版本

馬販子米赫爾·戈哈斯

著 者 克 萊 斯 特  
翻 譯 者 商 章 孫

\*

上 海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4 3/8 插页：2 字数：80,000  
1961 年 11 月 新 1 版  
1961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原新文艺版印 15,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838  
定价：(九)0.50 元

## 內 容 提 要

米格尔·戈哈斯是一个善良正直的馬販子。一天他赶馬群上薩克森市場去販賣，經過地主卡頓卡領地时，他的两匹黑馬給地主手下人无故地扣下了。戈哈斯开头告到法院，想借法律的力量取回馬匹。但是法院都袒护地主。戈哈斯逼得走投无路，便和一伙人揭竿起义，反抗貴族和地主。他的声势越来越大，政府鎮压不了。后来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出面周旋，使戈哈斯放下了武器。后戈哈斯被軟禁，最后被判处死刑。

本书內另一个短篇《智利地震》，主要描写一对青年的恋爱悲剧，控訴了封建制度。

## 譯 者 前 言

克萊斯特(一七七七——一八一—)是德國十九世紀很有名的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是在十八和十九世紀之間成長起來的——这是一个在歐洲歷史上發生了巨大社会变革和民族斗争的偉大时代。克萊斯特便通过他的創作把当时的矛盾反映了出來。德意志腐朽的封建社会是逐漸地在瓦解；在鄉間，在城市都爆發了民变；德國強大的联軍在干涉法蘭西的内政，進攻那年青的法蘭西共和國的时候，吃了大敗仗；这一切史实向人民暗示了旧的秩序就快要結束了。一八〇六年普魯士集合它殘余的軍隊，在耶那背城一战，却被拿破侖打得落花流水。此后的年代里却在廣大的人民当中喚起了民族的愛國热狂。战敗的耻辱結合醒覺了的民族意識給德國人民創造出新的条件來：一种新的社会气氛在成長。这种气氛在几年以后爆發成为德國歷史上有名的反抗法國統治的解放战争(一八一三——一八一五)。正当德國全國人民万众一心，拿起武器，保衛國家民族独立的时候，德國統治階級在普魯士國王領導之下却竭盡全力來防止民族运动轉化为一种社会性的革命。

在這場斗争当中，克萊斯特所站的立場是絕對矛盾的。一方面，他坚持古老的德意志貴族的傳統；根据他的出身，他所受的教育，和他在社会的地位來說，他是隸屬於这个階級的，因此他

还紧紧地靠攏那搖搖欲墜的普王。从这个角度來看克萊斯特，梅林对他的評價是正确的，他說：“克萊斯特從來沒有能夠从旧普魯士地主階級狹小的境界当中跳得出來”。

但是在另一方面，克萊斯特虽然担任軍官职务，却很早就对于那代表德國封建制度的普魯士軍隊的“强大”失去了信心。在一七九九年时，他便辞去了軍职。后来法軍入侵，德國民族运动汹涌澎湃，反抗异族統治的狂瀾一天天地高漲起來，这时克萊斯特同普魯士國王費德里·威廉第三世周圍反动貴族集团之間的矛盾和裂痕日見加深了。他感到祖國被异族統治和蹂躪，是人民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他通过詩歌和戲劇等創作來号召全國人民，起來对压迫他們的敌人作無情的斗争。他在晚年的时候变成了一位滿腔热血，热爱祖國和人民的詩人了。

我們讀克萊斯特的作品时，便不难看到他是如何認真地要深入到人民生活当中去，要澈底地了解他們的風俗習慣，和他們的疾苦，体会他們的正义感，和他們为爭取社会正义而坚持斗争的精神——这一切是同他热爱祖國分不开的。从內容和題材來看，“米赫尔·戈哈斯”和“破瓮記”，這兩部作品是同人民的生活緊密地結合着的，在他的作品当中是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它們并且暴露了作家內心的矛盾：克萊斯特虽說不會背叛了他那反动的普魯士精神，但是他却清楚地看到，只有在朴实廣大的人民当中才可以找得到一个健全的，具备一切社会生活条件的根源。內心的矛盾引起他特別爱好一些講述迫害正义和权利，因之起來反抗，为爭取正义和权利而進行斗争的題材。他运用高度的戲劇性的手法，把这样的題材寫得十分緊湊，散文的作品便好比戲劇一般地緊張。

“米赫尔·戈哈斯”这中篇小说是克莱斯特在一八〇六年寫成的，当时正是普魯士王國土崩瓦解的一年。兩年后（一八〇八），他在他所主編的“太陽神”雜誌里把它片断地登載出來。小說的素材是克莱斯特从他住在柏林的一位先生那边的一部編年史里找到的，其中講述在普蘭登堡境内柏林附近史泊丽河畔克俞地方的一个馬販子叫漢斯·戈哈斯的故事。这个事件的背景是德國的十六世紀（一五三二——一五四〇）。戈哈斯当时經常赶了馬群到鄰邦薩克森的市場上販賣。有一次他同那里的地主封·沙史威茲發生了冲突，冲突的原因正像小說里所講的一樣。戈哈斯先通过法律的手續，向薩克森的法院控訴，但是該地的大小法院，甚而薩克森邦的选侯，都一致地袒护了地主。戈哈斯逼得走投無路，在一伙同伴支持之下，同时还受了城市和鄉間廣大人民的保护，这才揭竿起义，反抗地主和薩克森邦所有的封建貴族，声势浩大，不可收拾。尽管普蘭登堡的选侯并不曾支持过戈哈斯的行动，但是他却袖手旁觀，幸灾乐禍地看着鄰邦的封建主不断遭受戈哈斯無情的、沉重的打击。直到后来戈哈斯也侵犯到他的國境里來，选侯这才下令把他在柏林逮捕起來，在一五四〇年三月二十二日处以死刑。

这个事件發生在十六世紀，却不是偶然的。美洲新大陸發現以后（一四九二），歐洲的城市越加繁荣起來，封建貴族的領導权不得不轉讓一些給那日見強大的城市了，他們只好对農民毫無顧忌地加緊剝削，來苟延殘喘。但是德國当时的農民再也不是一些像从前那樣的所謂“愚昧無知的人民”了，他們跟宗教改革时期（一五一七）內的廣大人民一樣，受了一些自由平等新思想意識的感染，也懂得向統治階級提出这样的要求。由于宗教

改革——这是一个披上宗教外衣的政治性运动(恩格斯語)——和農民战争(一五二四——一五二五)便把十六世紀变成了德國歷史上一个异常緊張动荡的时代。克萊斯特懂得掌握着这个歷史性的关键,讓米赫尔·戈哈斯挺身而出,代表当时成千上万受压迫的廣大人民,起來反抗封建暴政。通过戈哈斯以及由他領導的農民的行动,在小說里反映出人民群众的政治要求,他們为爭取社会的正义,要求合法的权利和法律的保障向封建專制進行斗争。这些义举在十六世紀是数見不鮮的,也可以說是德國農民战争殘留下來的余波。克萊斯特在小說里运用高度的现实主义手法,塑造出統治貴族和地主階級的各种丑惡形象,暴露他們是多么懦弱胆怯,殘暴得無人性,狼狽为奸,互相勾結,狡猾欺詐,無耻到極点——这样的集团却統治着当日德國千千万万善良的人民大众!

提到权利和法律,这应该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映,社会秩序一經改变,那么它也就應該根据新社会的制度來改变才是。但是处在那样階級社会的时代里,对于所謂权利和法律自有其不同的内容和解釋。封建貴族有他們自己的权利和法律,这自然不同于市民階級和廣大農民所应享受的权利和法律。大地主土命卡坚持他自己的权利,來破坏了法律,这跟馬販子戈哈斯的行动和意圖,顯然是背道而馳的。戈哈斯就生在这样一个階級性很强的,而彼此也对立得更厉害的时代。

在小說里还当注意的是戈哈斯面对着的不是一个單純的敌人,并不是以大地主为代表的土命卡个人,而是面对着整个反动貴族集团,整个落后的社会,也就是說,这样一个腐朽的社会所容忍存在的社会状态。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潜伏着許多有待揭發



的罪惡，這些罪惡逼得一個正直的良民走投無路，只好在他的德行方面“逾軌”，而“由於正義感變成了強盜和囚犯”——換而言之，這是封建的階級社會逼良為盜，造成了慘絕人寰的罪惡和悲劇。

克萊斯特所描述的现象可以說是典型的，適用於當時德國一切小國家的情況。但是克萊斯特却只想局限於他所痛恨的薩克森邦，因為只要他一談到普蘭登堡的法制問題——後來的普魯士王國就是由它形成的——和在這裡統治的荷亨索侖王朝的時候，他的論調就改變了，背叛了現實主義的精神。克萊斯特作為荷亨索侖王朝的擁護者便把普蘭登堡的選侯寫成一個正面的人物，甚而還通過了一個吉卜賽的卜卦婦人預言他的王室會有一個“光輝燦爛的將來”。資產階級的批評家都曾指出吉卜賽這一段插曲真是克萊斯特一種莫明其妙的怪思想，是同全篇小說的結構很不相稱的。但是我們從這段插曲也正好看出克萊斯特創作中的矛盾：薩克森選侯的後代費德理·歐古斯特第一世在一八〇六年投降於拿破侖而獲得了王位的稱號，這却使克萊斯特對於異族的統治感到無比的痛恨，便把他的祖先——薩克森選侯——加以批判，寫得異常的真實，同批判的現實主義是不相矛盾的。但是另一方面，克萊斯特對於普魯士國王是依依不捨的，於是對荷亨索侖王朝不免歌功頌德，反而同反動的浪漫派作風隨波逐流了。

儘管這個插曲從歷史和藝術的觀點來看，是寫得不真實而神秘的，但是克萊斯特通過這篇小說卻把一般浪漫派作家有意識造成的反動氣氛澄清一下了：他們把中世紀的地主和農奴寫成不是對立的，彼此過着和平共處的生活，這樣“和平”的氣氛却

把人民的思想意識模糊了！甚而馬丁·路德也被許多資產階級的作家歌功頌德，称为“和平使者”，克萊斯特却把路德的真实面貌暴露無遺，把他作为“和平使者”的“光彩”扫得一干二淨：在小說里，路德是有意出面調解，促成“和平”的，但是讀者却清楚地看得出，路德是完全为地主階級的利益着想，要把戈哈斯和他的伙伴來牺牲！这在歷史上正符合路德的猙獰面貌，他在農民战争时，最后确是反动透頂了：他公开地侮辱廣大農民为瘋狗，竭尽全力來支持反动的封建势力压迫他們！

“米赫尔·戈哈斯”在克萊斯特小說当中是最長的一篇，直到現在还不失为德國文学上最优秀的一篇散文創作，它也很能反映出作者高度的现实主义作風，而同当时一些浪漫派作家傾向于温和，柔媚的筆調是絕不相同的。克萊斯特的手法是抑制自己的感情和同情，絕對地客觀化，不容許自己有一点个人的意見影响他的作品，但是通过描寫，他却要使讀者的情緒感到热烈、緊張、白热化起來。从“智利地震”这篇小說也容易体会他創作的手法。这篇小說除了分析一对純潔恋爱的青年男女的心理以外，还大胆揭發教会所宣揚的那种人道主义的丑惡，暴露教会如何利用和煽动群众，迫害这对情侶，以巩固他們的統治，行为卑鄙，令人髮指。

克萊斯特的小說在德國叙事文藝中是最簡潔，最冷靜，最緊湊的創作。小說的文体在結構方面是相当复雜的，而“戈哈斯”这篇小說尤甚，一个包括一百多个字，十行的長句子是常見的。一百五十余字，十五行的長句子也不稀奇，最長的句子却有二百三四十个字，占二十五行的篇幅！頗有康德哲学文体的趣味。文体尽管寫得这样龐雜，但是条理异常分明，思想一貫，情緒緊張，

使讀者將全部精神貫注于有趣的故事，任其支配，因之反而忽略了文字的艱難，讀起來並不覺得吃力了。我們讀了這樣的文体，也就不難想像，克萊斯特提筆寫作時，文思涌溢，有如噴泉，無從抑止，任其瀉盡而後已。這種獨特的小說風格是德國文藝中所僅見的。

我在譯這篇小說時，曾努力要保存克萊斯特散文的真實面貌，不過中外文体在結構上，相去太遠，我究竟作到什麼程度，則有待讀者來批評，而提供寶貴的意見了。

商章孫

一九五六年四月於南京

## 目 次

總序前言 .....	I
馬販子米赫尔·戈哈斯 .....	1
智利地震 .....	112

## 馬販子米赫尔·戈哈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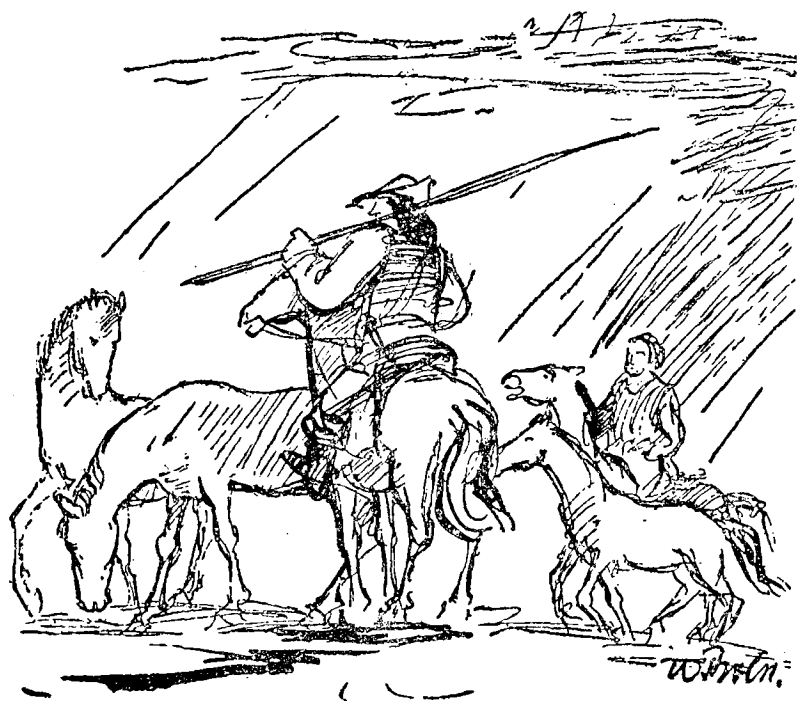
在十六世紀中叶的时候，哈威湖濱住着一个馬販子，他名叫米赫尔·戈哈斯，是一位教師的兒子，他是当时一个最正直、而又最可怕的人物。这个非凡的人物一直到他三十歲为止，可以認為是一个良好公民的楷模。他在一个还由他取名的村庄里，有一所農場，他在这里靠自己的經營安心地維持着自己的生活；他妻子替他生育的孩子們，他教育他們要敬神，勤勞，并且忠实；他的鄰居沒有一个人不曾感受过他的恩惠，或是不佩服他为人的公正；总之，如果他在一种德行方面不曾逾軌的話，世人想起他來，必然要对他祝福的。但是，正义感把他变成了强盜和囚犯。

他有一次騎着馬到國外去，帶了一群小馬，都是养得肥碩而毛色發光的，他正在盤算着，在市場上賣了这些馬匹所希望獲得的利潤，他要怎么样把它运用：他想把一部分照善于經營的業主的方式用來獲得新的利潤，但也把另一部分用一点在目前的享受上面。这时他便到达了易北河岸，來到一座雄巍的騎士城堡附近，在薩克森邦的境界上，碰上了一条他一向在这条道路上沒有看見过的攔路的木柵。因为当时正下着大雨，他帶着馬匹便停了下來，喊看柵的，隔了不久，这看柵的便滿面不高兴地把头探出窗外張望了一下。馬販子叫他替他开柵。“这里有什么新



堡長斜着眼睛望着戈哈斯說，沒有領主的特許証，是不放馬販子帶着馬匹過境的。

花样啊？”当稅吏过了好一刻从屋子里走出來时，他便問道。稅吏一面开柵，一面回答說：“这是君主授給温莎尔·封·土侖卡大地主的特別权利。”——“原來是这么回事，”戈哈斯說，“大地主叫温莎尔嗎？”他同时望一望那一座筑有輝煌雉堞、雄視着这一帶田地的城堡。“那位老爺死了嗎？”——“中風死啦，”稅吏回答，一边把木柵拉起來。——“哦！可惜呀！”戈哈斯說。“一位



令人敬重的老爺，关切人們的往來，商業和交通，只要他能够做得到，他便贊助，他从前叫人修过一条石板路，因为我的一匹母馬在外边走進村子的路口上跌断过一条腿。好吧！我應該納多少錢呢？”他問道，便把稅吏所索取的小銀幣，从在風中擺动着的大衣下面好不容易地掏了出來。“是的，老头子，”他还接着說下去，因为稅吏嘖嘖咕咕地說着：“快点吧！快点吧！”并且在咒罵这个天气：“假使这根木头是在樹林里長着的話，那对于我同你，豈不好一些嗎。”說着，他便把錢交給他，想騎着馬走了。

但是他剛好走到木柵下面，另外有一个別人的声音从他背后的塔上冲着下面叫：“停下來，馬販子！”他看見堡長把窗戶碰上，向着他趕下樓來。“不知道又有什么新花樣呢？”戈哈斯心里在問着自己說，便勒住馬匹停了下來。堡長一邊把他大肚皮上面的一件背心扣起來，一邊走過來，斜着身子迎風站着，問他要護照。戈哈斯問道：“護照嗎？”他帶一點驚愕地說，据他所知道，他並沒有護照；但是只要有人告訴他說，這是君主的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他或者偶然會預備一張的。堡長斜着眼睛望着他說，沒有君主的特許証是不放馬販子帶着馬匹過境的。馬販子聲明，他一生已經過境有十七次，沒有帶過一張這樣的證件；所有和他的營業有關的君主的法令，他知道得清清楚楚；這大概不過是出于一種誤會，他請他考慮一番，因為他的旅程尚遠，請他別再無謂地在這裡留難他吧。但是堡長回答說，他第十八次是會混得過去的了，這個法令就是因此才新近公布的，他在這裡非領取護照不可，不然他從那裡來的，就非折返去不行。這些非法的勒索逐漸使馬販子生氣了，他想了一會，便下了馬，把馬交給馬夫，並且說，他要親自同土倫卡大地主談一談這樁事。他便走上這座城堡；堡長跟在他的後面，他嘴里在嘖嘖咕咕地說些什麼貪婪的吮血者以及給他們放放血是有好處的等話；他們兩人，用目光互相打量着，便走進大廳里來。

當時大地主正同着幾位快活的朋友在喝酒，他因為聽見講了一個笑話，便笑得不住聲，這時戈哈斯走到他的面前來，要申訴自己的苦情。大地主便問他要做什么；騎士們望見這個陌生人時，便都不作聲了。戈哈斯剛好提出他關於馬匹的申請，這一羣人便立刻叫起來：“馬嗎？馬在什麼地方啊？”大家跑到窗戶



面前去看。他們看見了毛色發光的馬群，又听了大地主的提議，便都飛奔到院子里去。这时雨已經停止不下了。堡長，管事的和僕役們圍攏着他們，大家都在端相这些牲口。这个人誇贊那有白斑的赤兔，那个人喜欢栗色的那匹，第三者撫摸着有黑黃斑点的花馬，大家都說，这些馬都長得好像牡鹿一样，在國內沒有养得再好的了。戈哈斯高兴地回答說，这些馬匹給那些應該駕御它們的騎士來騎是再好不过了；他便要求他們購買。大地主很愛那匹赤色的牡馬，也就問他索价多少；管事的劝他，買那兩匹黑馬，因为缺少牲口，他相信在農事上可能得用的；但是，当馬販子把价錢說出來时，騎士們覺得赤兔太貴了，大地主便說，如果他把馬的价格标得这样的高，他用过膳后，便要騎馬出去，探訪雅圖國王去，不必談啦。戈哈斯看見堡長和管事的彼此交头接耳地在談話，一面把他們傳達語意的目光注視着黑馬，他便覺到一种說不出的預感，非得把馬匹出賣給他們不可。他就对大地主說：“先生，這兩匹黑馬我在六個月前花了二十五个金幣買來的；你給我三十个金幣，那么你便把它們買到手了。”有兩個站在大地主旁边的騎士鄭重地說，這兩匹馬的确是值这許多錢的；但是大地主說，他情願花錢買那匹赤兔，可是不願意買那兩匹黑馬，并且做出准备要走的样子；于是戈哈斯說，他或者下一次，如果他又牽了他的馬匹过境时，再同他做一生意吧；他便向大地主告別，握了他坐馬的韁繩，想騎上馬走了。

这时候，堡長从人群当中走出來說，他該听着，他不帶一張护照是不准通行的。戈哈斯轉過身來，問大地主，究竟这种妨碍他整个營業的办法，在事实上有沒有道理呢？大地主露出一副窘相，一面走開去一面回答說：“不錯的，戈哈斯，你一定要办一